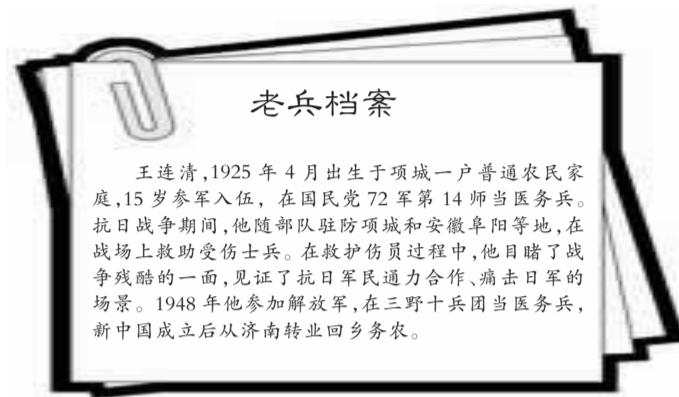


# 王连清：没有摸过枪的兵

□晚报记者 牛思光 文/图



王连清，1925年4月出生于项城一户普通农民家庭，15岁参军入伍，在国民党72军第14师当医务兵。抗日战争期间，他随部队驻防项城和安徽阜阳等地，在战场上救助受伤士兵。在救护伤员过程中，他目睹了战争残酷的一面，见证了抗日军民通力合作、痛击日军的场景。1948年他参加解放军，在三野十兵团当医务兵，新中国成立后从济南转业回乡务农。

11月15日早上，周口晚报记者一行前往项城拜访抗战老兵王连清。在联系过王连清亲属后，周口晚报记者驾车边走边问，来到项城市莲花办事处王庄村。

转过一个路口，周口晚报记者见到3位老人在路边下棋，上前一打听，其中一位老人正是王连清。说明来意后，王连清热情地招呼周口晚报记者来到家中。王连清说：

“早上接到儿子的电话，说周口晚报记者要来采访，我就没有出去遛弯，平时我都是骑自行车出去转转，一般不会在家里。”

当周口晚报记者告诉王连清老人是来听他讲参加抗战的故事时，老人笑着说：“咱实事求是地说，我是被国民党部队征的壮丁，那时候我才15岁，顶替哥哥参的军。”接着，王连清老人回忆起当年的情景。

## 15岁参军学习医护知识

“我家有弟兄两个，按照那时候的规定，必须要有一人参军。”王连清说，他的一位表叔告诉他，你哥要是当兵了，家里就剩下你自己，你可咋生活啊，不如你去当兵。这次征的兵要进部队医院，你去那里学些技术，以后也好讨个生活。就这样，王连清来到部队，部队就在距离王庄村不远的贾庄村。

“那时国民党部队陋习很多，军官欺负士兵，老兵欺负新兵。”王连清说，最初他被分配看管太平间，你想想一个15岁的大孩子能不害怕吗？没过几天，他就吓得跑回了家。几天后，表叔找到他说，你这样可不中啊，去

了部队再回家就是逃兵，部队找上门是要绑回去的。于是王连清再次回到部队。

“这一回去可惨了，排长把我往死里打，幸亏被同村的一名老乡发现，这名老乡是师长的兄弟，他出面说情排长才放了我，对我的惩罚由打40军棍改为罚跪两个小时。”王连清说，“正因为这名同乡讲情，我才逃过一劫，他们知道我和师长的兄弟有交情，后来再也不敢欺负我了。”

因为上过6年私塾，有一定的文化知识，王连清后来参加了医护培训，从细胞学、解剖学等基础医学知识学起，开始了医务兵的生涯。

## 参加朱集伏击战

作为一名医务兵，虽然没在前沿阵地冲锋杀敌，但也始终在前线救治伤员。说起对日军作战，王连清回忆起在淮阳朱集的一次战斗，他当时在战场上参与急救。

“那是1942年夏秋季节，淮阳县被日军占领，有老百姓给部队送情报说驻扎在淮阳的一股日军要从朱集经过。”王连清说，于是部队开始往朱集的一条道路上集结，他跟在部队后面。部队提前进入玉米地设伏，等日军接近时打对方个措手不及。

“那一仗我记得很清楚，我们大概救治了30名伤员。”王连清回忆，

战士的伤大多是手榴弹和刺刀造成的。那场伏击战打得很残酷，日军进入埋伏圈后，战士们先是投手榴弹，然后冲上去拼刺刀。王连清说：“我们的武器装备很差，用的都是杂牌武器，‘汉阳造’‘湖北条子’等各种各样的武器都有，射程、火力都不及日军的武器，所以只能近距离作战才能弥补武器上的不足。”

“刺刀伤需要清创、消毒、缝合、包扎，伤着骨头就属于硬伤了。如果是开放式伤口，就需要麻药来麻醉，这类伤口很难治疗。”回忆起当时的救治过程，王连清记得清清楚楚。



王连清

## 涡阳蒙城伏击战伤亡较重

说起对日军作战的情报工作，王连清老人感慨道：“抗日战争还是要靠老百姓支持。”他所在的部队1944年换防到安徽阜阳一带。部队在涡阳和蒙城之间伏击过一次日军，也是当地老百姓提供的信息。

据王连清回忆，在涡阳和蒙城之间的那场伏击战规模比较大，有两个团的兵力参战。当时老百姓非常支持抗日部队，听说要打日军，他们都自发地帮助部队挖战壕。在设伏期间，关于日军的动向，不断有老百姓向部队通风报信。

“两场伏击战能打胜都是沾了老百姓的光。”王连清说，“涡阳蒙城一战日军有一个联队、五六百人的规模，我们的部队伏击他们，有着地利和方面的优势，打起来很是顺利，给日军以重创。但是我们的伤亡也很大，不算当场牺牲的战士，光从战场上抬回来的伤员就有二三百人。”

讲到这里，王连清老人的眼眶湿润了，他告诉周口晚报记者：“当时的医疗条件很差，很多重伤员得不到有效救治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一个一个地被抬往太平间。”

## 目睹战争残酷的一面

是什么样的惨状，让救治众多伤员的医务兵流下眼泪？王连清老人给周口晚报记者讲述了当时的情景。

“战场上牺牲的士兵只有6尺白布，用白布裹就近安葬。”王连清说，战场环境恶劣，很多牺牲的战士没有得到很好地安葬。战事不紧张还好，由部队选个地方逐个安葬，虽然没有墓碑，但会整理仪容。战斗激烈时，牺牲的战士多了，就只能就近集体下葬了。

王连清告诉周口晚报记者：“依据当时的医疗条件，医务兵在战场上只能做两件事，一件是减少伤员痛苦，给伤员注射吗啡；另一件事就是止血，不能让伤员失血过多而死亡。”

“我在战场上也很害怕，但我心里想的和别人的不太一样。”王连清说，别人祈祷别中弹，即使打中了也别是要害部位。而我想的是，要是被子弹打中了，最好是头部和肺部，这样来个痛快。

“我见过伤员太多的痛苦，可能想的和别人想的不一样。”王连清说，“一些伤员受不了肢体痛苦，请求军医截肢，我劝他们再忍忍，千万不要截肢，胳膊腿一旦没了，就真的没了。”

王连清告诉周口晚报记者，在他的记忆里有个很奇怪的现象，他遇到过很多重伤员，受了非常严重的伤，却没有一个人乱喊乱叫。他们疼得头上汗水直流，牙咬得咯吱响，熬到最后腿一伸断了气。王连清说：“他们是真正的军人。”